李氏續焚書

序彙

○○開國小敘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雖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聽非伊尹則長太免于太甲之顛覆雖

我

聖祖起自濠梁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

不念小民之係無一遺而念恩弗忘之輸誠自其

託

身皇覺寺之日已惓然于倉皇奔走之餘民欲得而

甘心之矣故暗將用其聰明於慎微論治器無一字而

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于悲誠故天下士感懷

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死者乎凡臣首錄開國諸臣

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敘者此也蓋總敘而總之正

以見死事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

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

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于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下而已嗚呼兵力單弱于興非天助乎小哉何所後望於人建業滅江兩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勝起者衆多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聚天下之由矣況自是而後

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文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文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
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平則我
朝仁義並用愛民好賢蓋相繼止百有餘歲也自古
開創之君豈嘗有此哉　臣　是以伏讀而評著之以
見今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于無窮也

○○○史閣敘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于得臣臣之難難于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于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採若我

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

則自然其嚮往傾若我中山徐武寧公務委曲承
順以求合我論至之務必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
易此必至之理而要之集非若世之務爲容說以
賊害其君者之比也哉

國家不設丞相詳覆處諸臣之難哉是故汪胡誅夷
皆長亦死然而臣哉擲哉難哉臣哉手足股肱相
待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

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瑞解之

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即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

所謂以

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為何如者而成老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君夫子為君難為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為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舉巽寬裕以成之致蠱矣疑哉若我

祖乃萬世大有作為之君不肯尚止于上二臣又

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簫韶奏而鳳凰鳴也奚謂而卒不相入也蓋觀于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有喜其子之以

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況勤于有事若我

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虛而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論者從容其閒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矣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役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咥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咥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焉尚書大易之訓雖死何辭也縉于

高句麗僅免一陘至
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
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
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
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
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
之事泰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
楊新都者雖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間而不能致
身以事進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

憐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于事君之道而又況于內閣史臣之道之猶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衮華誕序

李宏甫曰予至京師即聞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既而徙官留都始與侯朝夕促膝窮詣彼此實際夫不詣則已詣則必爾乃爲眞契也故余甫之學雖無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夫侯下

吾人也。世之顯父母者衆矣，其器又專論以立志者尠。師侯，侯爲制科以資進取，顯功名不甚亦求，則師弱侯。又其大者，則日是啜菽飲水以善事其親者也。是立德也，故世之爲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惟宏甫爲深知侯，蓋弱侯亦自以宏甫爲知己。萬曆十年春，是爲侯家大人殺集六十六誕。先是九年冬，侯以書來曰：過歲當走宇里，與宏甫爲十日之飲。已而果然，飲十日而別。別至中途，復以書來曰：家大人三歲失怙恃，備嘗艱辛，能自立，不至隕穫。十六襲

祖蔭掌軍政四十年爲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血繩可一引而盡蓋平生無違心之言與違心之行者自述所見惟家大人一人耳中年始與伯兄專意督教務欲有成至述爲兒教事一循伯兄曰家有讀書種子當不斷絕矣及伯兄爲令所入俸盡廢之官姻黨或謂家大人大人曰兒所持是也平生布衣糲飯澹然自居故能無求於世無慾於人有吳軍簿者部運至留都寄以八百金寄家大人一日暴殞家人失金所在家大人舉而歸之仍爲

護其喪還至通州通州人至今不知也年六十即獨居一室絕葷酒不茹日惟禮佛誦經而已近者復以禮誦之半擯室宴坐期於冥契而未得也家有竹林俯青溪之勝壁頭則鍾山在焉大人時時杖屨出入婚嫁應酬一切不問人以爲皂帽布衣行窺園圃有管幼安之風故友楊道南目爲古逸民豈非謂其遺世自立而世之垢氛有不得而緇之邪蓋家大人之少也涸蹟于軒冕而不知其榮其壯也教子以讀書而不求其利其老也歸心禪誦而惟深信於因果信

心而漸盡意而已當於無懷葛天世求之非今人也畢世識真者乎誰能辨別之設遣大都以請於門下倘得闡發道真一攄幽隱當傳示雲礽永以爲好非獨家大人得蒙度脫已也予觀侯之言如此不但謂予知侯且謂予能知大人也雖然予縱知侯其何能有加於侯之大人也哉夫侯之所以事大人者非直寂寞之歎云也吾謂大人之不朽者盡在侯矣予友侯也且藉侯以不朽而況大人且大人不朽程太中乎天下至今知有太中者以程伯子也大人深心念

佛亦知有淨飯王矣天下至今知有淨飯王者以黃面老子瞿曇也由此觀之大人之不朽者可知矣夫有子如侯而後大人得以尋其逸則其謂之逸民也固宜雖然大人年已八十矣行則趨耄耋而進期頤也誦經則神勞禮佛則形勞今者獨居宴坐又其宜也夫宴坐則逸知逸則安知安則順是為宴契

釋子須知序

余自出滇即取道適楚以楚之黃安有耿楚空周友山二君聰明好學可藉以夾持也未踰三年而楚空

先生没友山亦從遊中外去余悵然無以爲計乃令人護送家眷回籍散遣僮僕孤親隻身走麻城芝佛院與周柳塘先生爲侶柳塘没友山兄亦好學雖居縣城去芝佛院三十里不得頻頻接膝然守院僧無念者以好學故先期爲柳塘禮請在焉故爲遂依念僧以居日久唯僧安飽唯僧不覺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爲楚身之爲孤人之爲老鬚盡白而髮盡禿也余雖天性喜寂靜愛書史不樂與俗人接然非僧輩服事唯謹飲食以時若子孫之於父祖然亦不能遽爾

忘情一至於斯矣余今年七十又五矣旦暮且死尚置身冊籍之中筆墨常潤硯時時濕欲以何爲那因與衆僧留别令其抄録數種聖賢書眞足令人啟發者名曰釋子須知蓋以報答大衆二十餘年慇懃非敢曰爲僧說法也

○○壽劉晋川六十序

歲丁酉春正月劉晋川之壽六十其翁若姪先二日爲壽於堂呼余余不知其爲壽筵也蒙袂踏雪而至晋川曰此吾翁姪爲余慶六十者也公可無一言乎

余謂壽必有宴飲宴兒矣徒言奚爲晋川曰壽人以言古之道也公其何辭余謂有德乃有言公爲少宰所交皆海內豪英豈無連篇巨椽爲公祝頌者而何待余言且余又非能言者哉晋川曰子不嘗爲王氏祖母壽九十乎九十固上壽六十亦中壽也夫壽者受也壽之上中下一視其所受故視其所受而上壽中壽下壽皆可不問而知之矣夫鄉姻族黨之所稱壽者不過以九十爲上壽六十爲中壽耳矣此則鄉姻戚里子姓族屬諸人皆能爲公道之而何待余也

耶今夫執爵饋食擎跽上獻跪而陳果趨而載羨愛日如年惜陰若歲願我雙親結髮齊眉百年偕老此則人子之所以壽其父母也長枕大被猶若其乳易衣分痛念昔同胞怡怡如也翕翕如也鶺鴒急難步卽相隨萊萸徧插離卽相思是日也念昔者之方孩感今日已成翁雙親不見見兄維親怙恃何在有弟怙兮此則兄弟之所以相爲壽也出而迎賓入而拜舞羅八珍於堂前陳百戲于階下笙歌迭奏簫鼓繼作托則若予輩之所以壽其伯父與叔父也此謂家

讌咸以上壽爲期即過百歲未以爲足者也若夫親鄰族黨之壽則必有以矣惡吾敢九百之鄉祿不須乞物而布恩頓令闔郡之咸賞不難施地爲學宮義田尚在麥丹非遠於是乎感德懷恩舉手加額遥祝則望門而拜稱觴則接踵而趨念桑梓之有人恨敬其之唯晩此則鄰里鄉族之所爲壽者又如此矣夫子壽如此允翁之相爲壽如此姪輩壽如此以至姻親族黨其壽皆如此矣余若更以百歲爲公壽不既貧乎夫子辱在友朋者也今公亦以余爲直友朋也

亏雖欲辭而友朋之義不得辭但恐言之而公不肯信耳雖然予試言之公試聽之以公聰明想亦未有不信者也夫堯舜與禹天下之上壽也而至今在太原狄梁公白樂天聞喜裴晉公汾陽文潞公古今之中壽也而至今在此雖未可同日語壽然皆公之鄉人皆與天地相終始雖中壽亦上壽也堯平陽舜蒲坂而大禹安邑與沁上壤接文潞公諸賢不以上壽遜讓三聖而謂公肯讓太原聞喜汾陽四賢者乎吾不信也夫此四賢亦猶人耳即可立躋上壽亦以所

受者宏也上壽如海百川日注而不盈以有尾閭以洩之已復散爲百川故終日注終日洩而不溢不竭也此大受之量也非與其能受與其能洩也若江若河則異矣上流若一月日霖雨不止即衝沙頹崖壞屋廬田土損民不小矣賴其終朝趨海不暫停止故他處無傷所傷者一二而所利濟者千百則歸海之功能洩之驗於斯尤著吾故曰壽者受也三聖如海四賢如江河其壽皆與天地長久雖中壽亦上壽也此之謂朋友之壽其朋友者如此公其以予爲眞朋

友乎若曰李卓吾雖不知其於白樂天諸賢何如也而能切切焉以是願余余決不敢以爲贅願書之以爲劉恭上壽

○○○老人行敘

老人之遁跡於龍湖也亦多季矣舍而北遊得無非計乎何其愈老而愈不憚勞也夫老人之本心其大較可知也大較乎之初心不是欲人成佛便是欲人念佛耳而人多不信可如何或信矣而衆魔復害之使之卒不敢信可如何因而謗佛沸騰惡聲叢生終

歲閉戶而終歲鬱寇有由也余雖不欲李老于行又可得耶余是以足跡所至仍復閉戶獨坐不敢與世交接既不與世接則但有讀書耳故或諷誦以適意而意有所搦則書之或俯仰以致慨而所慨勃勃則書之故至坪上則有道古錄四十二章書至雲中則有撥于祭同十三篇書至西山極樂僧舍則有淨土決三卷書隨手輙書隨書輙梓不能禁也又有拔公季譜并後錄三卷陳亞甫約以七八月余到金陵來索又有藏書世紀八十卷列傳六十卷在塞上日余又

再加修訂到極樂即付焦弱侯校閱託爲叙引以傳矣今李偕弱侯聯舟南邁舟中無事又喜冊盡不復爲閉戶計矣括囊底復得遺草彙爲二册而題曰老人行不亦安歟夫老人初心蓋欲與一世之人同成佛道同見佛國而已著書立言非老人事也而書日益多言日益富何哉然而老人之初心至是亦徒然耳則雖曰老人行而實則窮途哭也雖欲不謂之徒然不可矣雖然百世之下倘有見是書而出涕者堅其志無憂羣魔強其骨無懼患害終始不惑聖域立

躋如肇法師所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吾夫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者則所著之書猶能感通于百世之下未可知也則此老行也亦豈可遂謂之徒然也乎哉

○○重刻五燈會元序

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浩博乃集學徒作會元以惠後人至元至正四年杭天竺萬壽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因會稽沙門業海清公見五燈會元板燬擕衣鉢以倡施者于是康里公首捐俸以助而

板刻復成故延俊序之此第二梓也至我
明嘉靖中湖陸太宰五臺公始諸徑山慈上人之請
爲疏勸化復鋟五燈會元之板則爲第三梓矣唯玆
板印行而五燈罕覩余念楊億通宗高禪李遵勗時
爲同參氣蓋宇內廣燈傳燈既經二老手訂筆敘必
有大可觀者余雖老猶將翻而閱之以快沒齒也抑
延俊又有言曰至元間于越雲叡瑞禪師會作心燈
錄寂爲詳盡中開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
公出馬祖下以致沮抑不大傳世識者惜焉噫是余

又求曾見瑞公所作心燈錄矣

○○○壽王母田淑人九十序

卓吾居士曰楚之麻城有梅姓者實爲世家名族余過其家門不見有扁額當孔道不見有坊牌但見有石樓巍然出雲書曰百歲坊云其上爲二方其一方書曰曾大父某壽若干歲曾大毋某氏壽若干歲其第二方書曰大父某壽若干歲大毋某氏壽至百歲以上梅氏同胞親昆弟六人長卿客生其四弟五弟六弟年少壯絶聰偉時時試爲文學時等其二弟三

弟皆一時同領鄉薦而客生又與其二弟并其妹婿一時同登進士一爲臺諫一爲給諫亦頗光榮矣而過門不見扁額過街不見牌坊倘不有百歲石樓横截當路卽不知此中乃梅氏之居也豈客生之意專以百歲爲榮歟意富與貴亦人世常有而唯壽爲難歟故知洪範五福一曰壽非徒然也抑以子子孫孫所以貴且賢者皆其大母與其大父福壽之所遺以故欲表而揚之以見其所自歟然則客生之意遠矣此余旅寓龍湖之日所見百歲坊所聞梅氏母者如

此今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予復旅寓沁水之坪上而獲見劉晉川之壻王洽者王洽見余匆匆爲余道其祖母田淑人之壽見今九十歲其修齋誦經念佛作福勤儉好施聰明快便猶五六十歲時也夫王洽之父卽太僕公王正吾也其從祖父卽冢宰王公家世如此而王洽每每以祖母壽考福德歷歷爲余詳言之不已豈亦有大同之意乎今余將往大同矣倘過陽城入門而化飯則必請見余祖母于堂而親祝之曰作福須勤念佛尤當勤也又祝曰作福則生天壽雖干

億尚有量也念佛則皈依西方佛而以蓮花爲父母其壽不可量也又祝而言曰念經必誦阿彌陀經誦觀音經誦金剛經今往見大同必爲梅大同頌之矣他日倘再至麻城余必大張之曰是百歲坊也吾雖聞其壽未獲見其人也是梅氏之大母也雖壽至百歲以上猶未爲無量也吾今親見王氏祖母吾又親祝之吾實見無量壽佛來矣

○○自刻說書序

李卓吾曰予雖自是而惡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爲

亞既惡表暴則左惡刻書而乎自犯者何則以此書有關於聖學有關於治平之大道不敢以惡表暴而遂已也既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終不肯借重於人儻有罪我者其又若之何此又予自是之病終不可得而破也寧使天下以我爲惡而終不肯借人之力以爲重雖然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予之說書其可一日不呈於目乎是爲自刻說書序

〇〇選錄聯車志敘

余自在秣陵時與焦弱侯同梓感應篇後懸千龍湖

精舍復輯因果錄令弱侯能講官余又與之遊舟南行卅中閒適弱侯示余郭伯象聮車志余取其最儆切者日問細書數紙以與衆僧觀者夜則令衆僧誦法華經念往生神呪并度脫水神水鬼則晝夜皆明鬼事矣方誦經畢回向發願文必敘所因余因而直書曰焦弱侯狀元與余聯舟云云弱侯曰此二字可勿用也余謂鬼神有尚賢者不書可矣倘不然則狀元二字亦可使致敬何妨乎弱侯曰嚇鬼曰已可矣余笑曰謂神之敬之則可謂其可嚇則不可使公真

能嚇鬼令亦不上此册矣因大笑遂書之以爲睽車志引睽車志多余所手錄者不過十之一不知者以爲好怪其知者則以爲可與因果錄感應篇同觀若能與感應篇同觀則此睽車志豈曰載鬼一車也乎哉因太上之旨矣

○○說弧集叙

睽車志志鬼也疑其爲鬼則以人與鬼異遂張弧而欲射之說弧集集鬼也集諸鬼說直以人與鬼同遂說弧而不之射焉夫人直至于所不見人幽不見鬼

則幽明人鬼一以貫之矣何生死之可了又何涅槃之可期彼爲無鬼之說者又安知其非通于性命之奧者乎

〇南詢錄叙

豁渠上人姓鄧蜀之内江人也蜀人多爲我言上人初爲諸生即以諸生鳴其自抱負也已甚平生未嘗輕以實學推許前輩故亦不肯謬以其身從諸生後强談學以爲名高雖蜀有太洲先生者文章氣節偉然可觀上人亦未以實學許之以故師事趙老者在

朝盈朝朝居卿稍卿上人竟不屑往焉此其負也其倔強也如此此其大可笑者趙老以內翰而爲諸生談聖學于東壁上人以諸生而爲諸生講舉業于西序彼此一間耳朝夕聲相聞初不待傾耳而後聽也雖趙老與其徒亦咸謂鄧豁已矣無所復望之矣然鄧豁卒以心師趙老而卒學焉吾以是觀之上人雖欲不聞道不可得也雖欲不出家不遠遊不棄功名妻子以求善友抑又安可得邪吾謂上人之終必得道也無惑也今南詢錄具在學者試取而讀焉觀其閒關

爲理辛苦跋踄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鐵三十年于玆矣雖孔之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何以加焉予甚愧焉以彼其志萬分一我無有也故復舉而敘之以自警且以警諸其學者中間所云昔合鋼至鷄犬明心雖曰求到渠成而其端實自趙老發之吾固表其志而決其有成文以見趙老之眞能得士也

○○序篤義

以上皆篤義者義固生於心也張堪有知巳之言文季郎以信于心唯王修能晨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

義固生於心也豈好義而為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讎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義是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于范氏與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異也故曰士為知己者死而況乎以國士遇我也士之忘身以殉義者其心固如此又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可義求是故澹臺子羽弃千金之璧不可劫以威是故鮫可斬璧終不可強而求士之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序言善篇

劉晉川曰言善篇者何卓吾老子取其將死而言善也夫苟其言之善矣奚待將死將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未有一言之不善者若待將死而後善則恐雖死亦未必善也吾謂卓吾子欲人之聽之也故獨以言善名其篇而豈眞謂將死而後善哉夫言者身之符心之聲也其言之善則必其身之善其身之善則必其心之善卓吾子之心之身之善余旣久相與處而知之審矣奚待于言而又奚待

于將死之言乎但時無
先師孔子設教于上以爲之表章故使卓吾子泯泯悶悶遂嘔棄於人世不然卓吾子者固爲人謀而必忠與朋友交而必信傳而必習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惟恐一毫之失墜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卓吾子之身之心皆兼而有之矣奚獨言善又奚獨將死也是書凡六百餘篇皆古聖要語卓吾彙而輯之欲以開來學而繼往聖余尚未見見其小引三首與言善篇目

而已癸亥卓吾子大困于楚適有馬侍御者自潞河周雲人楚任擕之以出同居通州朝夕叅請身心之偕善乎愧羈留淮濟不能如侍御提之速也卓吾子曰公勿言公勿言此正乎他山之石此正乎將死而大獲進德修業之益也嗚呼此非卓吾子之言之善乎天下之善言更復有過于是者乎向非身心之善真有同於曾參貢加于人數等雖欲强勉以為此言不得矣遂因其語而書之以為

言善篇小引

○○道教鈔小引

凡爲釋子但知佛教而不知道教夫道家以老君爲祖孔夫子所嘗問禮者觀其告吾夫子數語千萬世學者可以一時而不佩服于身一息而不銘刻于心耶若一息不銘刻則驕氣作態色著淫志生禍至無日矣余老且死猶時時犯此症候幾爲人所魚肉況如暘生定見者筋骨雖勝余識見尤後于余而可不切切焉佩以終身與老子道德經雖日置案頭行則攜持入手夾以便諷誦若關尹子之文始眞經與譚

予化書看空隨身者何嘗一毫與釋迦差異也故獨編錄之以示釋子之有志向而其欲以示楊定見也尤切

○○聖教小引

余自幼讀聖教不知聖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謂矮子觀場隨人說研和聲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隨而吠之若問以吠聲之故正好啞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後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勸誨翻閱貝經幸于生死之原窺見斑點乃

復研窮學庸要旨知其宗貫集爲道古一錄于是遂從治易者讀易三年竭晝夜力復有六十四卦易因鋟刻行世嗚呼余今日知知吾夫子矣不吹聲矣向作矮子至老遂爲長人矣雖余志氣可取然師友之功安可誣邪既自謂知聖故亦欲與釋子輩共之蓋推向者友朋之心以及釋子使知其萬古一道無二無別眞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所刊示者已詳載于三教品刻中矣夫釋子既不可不知況禢生定見專心致志以學夫子

者邪辭相與勉之果有定見則參前倚衡皆見夫子忠信篤敬行乎蠻貊決矣而又何患于楚乎

○○○書蘇文忠公外紀後

卓吾曰蘇長公以文字故獲罪當時亦以文字故取信於朋友流聲於後世若黃秦晁張皆是也畧考仁英神哲之朝其中心悅而誠服公者益不止此益巳盡一世之傑矣黃秦晁張特其最著者也然則爲黃秦晁張者不亦幸乎雖其品格文章足以成立不待長公而後著然亦未必炳然光顯以至于斯也余老

且拙自度無以表見于世勢必有長公者然後可托以不朽焦弱侯今之長公也天下士願藉弱侯以爲重久矣嘗一日傾謂弱侯曰公能容我作一老門生乎弱侯笑曰我願以公爲老先生也余謂余實老矣公年又少余十五歲則余實先公而生其爲老先生無疑但有其實無其名我不願也唯願以老先生之實托老門生之名而恒念無四子之才之學卽欲冒托門下以成其名又安可得邪時有從旁贊曰黄山谷有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今公管

城如之孔方如之正今之山谷老人矣余喜而揖曰有是哉幸然爲我授記也遂記其語于此

○書應方卷後

此焦弱侯爲靈公書也予館于靈公精舍先是弱侯數與靈公道予故予遂館于靈公靈公今得弱侯數語靈公不朽矣先巳丑爲羅念菴先生先生深于道此萬曆巳丑爲焦弱侯先生先生亦深于道人品略相似而契悟勝之才學勝之筆畫不如念菴先生婉媚而古拙遒別六十季間出此兩人又適當巳丑之

期甄公其善寶藏之

〇〇〇書小修手卷後

歲辛丑余在潞河馬誠所所又遇袁小修三弟雖不復見太史家兄得見小修足矣況復見此卷乎小修勸我勿吃葷余問之曰爾欲我不用葷何故曰恐閻王怪怒別有差委不得徑生淨土耳余謂閻王與葷者安敢問李卓吾邪我但禁殺不禁嘴亦足以免矣孟子不云七十非肉不飽我老又信儒教復留鬢是宜吃小修曰聖人爲祭祀故遠庖廚亦是禁吃葷者

其言非肉不能特爲世閒衞老耳豈爲李卓老設此言乎願勿作此搪塞也余謂我一生病潔凡世間酒色財半點汚染我不得今七十有五素行質鬼神鬼神亦不以此共見小醜難聞李老也小修曰世間有志人少好學人益少今幸我

明世界

大明升天人人當具隻眼豈思出世爲學究竟大事先生何樓直山林棄絶人世住在嵕嶺猶可今日已理各不得辭卻有李卓老千乘家學道作出世人家

癸十目其視十手其指有一毫不愼卽便退心有志者以爲大根後我願先生不遊藝以興起此一時聰明有志向之者恐一時之口嘴而可以度一世人士先生又何難不爲予翻然吿曰若說他等皆貞實向道我願斷一指誓不喫葷

○○西征奏議後語

劉子明官楚時時過余一日見邸報東西二邊並來報警余謂子明二俱報警竊爲稍急子明曰東事似急然曾聞向者倭奴海上猖狂之甚因余謂東事尚

綏西宜急可　朝廷設以公任西事當若何予曰徐
徐言曰招而撫之是已余時默然予明日於予者向
余衙曰勦除之無俾遺種也予問時亦默然遂散去
蓋天下之平久矣今者非但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
用已也自嘉靖以來余目擊留都之變矣繼又聞有
閩浙之變繼又聞有錢塘兵民之變以及鄖陽之變
矣當局者卿卿了事招而撫之非謂招撫之外無別
智畧可以制彼也彼桀驁者遂欲以招撫狃我謂我
於招撫之外的無別智畧可爲彼制不亦謬乎今者

若循故習不大誅殺猶恐效尤者紛紛四起非但西夏是憂也且西夏寇邊求賞金錢開中要區勢素皆此意當待何日乃可向人言之耶已而西事日熾朝廷日徵四方之兵樞密大臣選鋒選將似若無足以當其選者于時梅侍御客生獨薦李成梁又不令當事者意復成道傍之築矣事在燃眉可無議論之多邪嗣後警報愈急閣時愈久客生不得已乃復疏而 上之此賊當急撲滅失今不圖延至秋挑必滋蔓滋蔓則愈費力矣若徒以不信李成梁故臣請監

其將以往於是　上遂許之余將赴此差也行抵臺
會子明曰西方無事矣客生以侍御監軍往矣子明
將又默然蓋子明雖知余言之可信實未審客生之
為何如也意者彼我相期或類今世人士之互為標
榜者耳可此何事也而可以牝牡索駿坐斷成事于
數千里之外耶將有如子明輩者頻頻相見亦皆以
西事為憂余皆告之曰軍中既有柄監軍在公等皆
可不必憂矣諸公亦又默然蓋諸公非但不知客生
且不知余而又能信余之言也未幾而西夏之報至

矣、畢渠大兌、獻俘于廣闕下、報捷于京師、論功行賞、亦可謂周遍成矣。褒祭之典、封爵之勝事、論廣德圖、哉、祗爵而客生聞　朝半歲會、本朝有恩陞之及、俞矣一侍御。何也。余冤訝之而未得其故、後于他所獲讀所稱西征奏議者、乃不覺拊几歎曰、余初妄意謂客生西事、我能為之、縱功成而不自居、我亦能之、不知其犯衆忌履疑謗、日夕飛危踞身於城下、以與將佐等伍、而卒能成奇功者也、余是始愧恨以謂于不如客生萬不如客生而不敢復言世事矣。因略語相

信者曰西夏之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以監軍成功何也監軍者無權者也自古未有不專殺生之權而可以與人鬪者也又不難於以監軍成功而難乎任訥訒于圍城之日默無言於獻捷之後也嗚呼客生既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矣而世人猶然不知也方客生之蒙犯矢石於堅城之下也兵糧不給虜騎來奔設奇邏謀賊反以城自獻矣而世人猶然不見也況乎臨軍之命初下西征之檄始飛而我乃呶呶然斷成事于數千里之外而欲其必信我不亦惑歟雖然

天下之事閒有在彼不知而天下之人能知之亦有一時之天下不能知至後世乃有知者但得西方無事國家晏然則男兒志願畢矣知與不知何須吾事余是以答書此語于西征奏議之後以俟後世之欲任事者知所取則焉

說彙

○○汝師子友名字說

張純夫長兒名祖耳字汝師中子名恩施字子友果是視兄弟不必同名字也速登上第而外人不知則

不生疾妬其爲賢聖而世俗不知則不生論議不然不曰兄爲程伯子優其弟程正叔也則曰陳元方難兄而季方難弟也又曰季方難爲弟而元方難爲兄也種種論議皆從同名字來何必同名字果其才同則八元八愷不同名八龍八士不同名何必同名字也學同業術同方友愛同氣同以下人爲心同以上人爲志此空同者都不知同徹唯知有名字之同如世俗兄弟同名同字同相爭鬬同告狀唯恐其不得不同爲用乎名字之同也是爲不必名同與字說

○○窮途說

卓吾和尚曰天下唯知己最難吾出家以來本欲遍遊天下以求勝我之友勝我方能成我此一喜也勝我者必能知我此二喜也有此二喜故不憚弃家入楚入楚得楚倥力楚倥亦甚知我不幸楚倥卒乃去新邑入舊縣入舊縣又得周友山力友山又是真實勝我者故友山亦甚知我夫勝我者必知我知我者必定勝我乘此二喜于安得舍此而他去也邪況季紀又老腳力不前路費難辦乎是以就龍湖而棲止

焉一以近友山一以終老朽如此而已矣任龍湖爲龍湖長老者則深有僧近龍湖居而時占上龍湖作方外伴侶者則楊定見秀才尋頗二人又得以不寂寞雖不可以稱相知然不可以不稱相愛矣老亦龍湖又何疑焉兩年以來深有稍覺滿足近又以他事怪其徒常鬧逃去別住尋乃作書寄之大畧具在三嘆餘音稿中矣揚定見勸我言曰和尚且坐一坐益念我年老費力又以深有自是決不聽我故也復引論語不可則止之語以重勸予予謂不可則止之語

在後而忠告善道之語在先今不聞忠告善道而先以不可則止自止何耶況此語本爲聯交泛交而發若深有與我三人者聯骨同席十餘年矣學同術業同方憂樂同事徒弟徒孫三四十人視我如大父毋眞骨血一般建塔蓋殿即已事不若是勤也其平日情義如此今縱忠告而不聽尤當繼之以泣況未嘗一言而遂以爲不可乎予謂連爾亦當作一懇切書與之諸徒弟徒孫輩亦當連名作一書與之彼見衆人俱以爲言即有內省之念矣況深有原是一老實

之人只爲無甚見識又做人師父被人承奉慣了便覺常聞非耳若人人盡如常聞之言彼必定知慚也且深有來打常聞之先本無失德也雖不言可也今既亂以皮鞭打常聞矣猶然不得快活復怨怒上山造言捏詞以爲常聞趕之日夜使其徒衆搬運糧食上六七十里之高山不管夏至之時人不堪勞則爲惡極而罪大也是以不容坐視而不僭書以告之也若如予所言是何心行乎定見尚不省乃謂和尚尚不聽我等之言而欲深有聽和尚之言必不得也況

人都說是和尚趕他上山去邪予謂旣說是我趕他去則爾此書尤不容于不作也不但救深有亦且救我使我得免熱趕之罪是一舉而救我二人尤不可以不作書矣卽他不聽而彼此之心已盡我熱趕之罪得免不亦美乎縱然是我趕他上山去我今又去接他下山來乃所安也乃是眞大人之所爲也乃反以我爲不必何邪

○○○法華方便品說

此增上慢者不知佛之方便而遂信以爲佛之眞實

一開妙法能無畏乎此世尊所以三止舍利弗之請而不告五千比丘所以遂退而不返也夫此妙法如優曇鉢華時一見耳三乘聖人猶不可以遽語而況于增上慢之人哉舍利弗雖曰聲聞之選然猶根深矣沐浴膏澤也久矣其爲慶快當有不言而喻者偺乎不一記述當時所以深信之妙法也所有記者安知卓吾子讀之不望涯而亦返乎然苟有妙法可記卓吾老子雖欲不返亦不可得也是經二十八品品品皆說妙法蓮華至求其所謂妙法蓮華者竟不可

得嗚呼此所以爲妙法蓮華也與

○金剛經說

金剛經者大般若經之一也吾聞經云金拔剛能催伏魔軍普濟羣品故謂之金剛云人性堅利物不能壞亦復如是故忍和尚爲能大師說此經與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便爾見性成佛一何偉也說者謂朱夫子會闢此語以爲得罪于吾聖門不知朱子蓋有爲也蓋見世人執相求佛不知即心是佛拏以毀形易服遺弃君親之圈而自畔於殺故發此

語初非謂全忠與孝能盡道於君臣父子之間者設也使其人意誠心正而倫物無虧則雖日誦金剛亦何得罪之有今觀朱夫子平生傳極羣書雖百家九流靡不淹貫觀其註參同契可見矣然則學者但患不能正心耳夫誠意之實在毋自欺心之不正始于有所有所則有住有住則不得其正而心始不得自在矣故曰心不在焉視不見而聽不聞而生意滅矣惟無所住則虛虛則廓然大公是無物也既無物何壞之有惟無所住則靈靈則物來順應是無息也既

無息何滅之有此至誠無息之理金剛不壞之性各在當人之身者如此而愚者不信智者穿鑿宋人揠苗告子助長無住真心妄立能所生生之妙幾無息滅是自欺也故經中復致意云應生無所住心是心也而可與不忠不孝俐髮異服者商量向背哉

○五宗說

青原有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南嶽有溈仰臨濟二宗所謂五家宗派是也是五宗也始于六祖而盛于馬祖蓋自馬祖極盛而分派始益遠耳故江西馬大師

亦以祖稱以其爲五家之宗祖也雖藥山諸聖咸嗣石頭之胄而機緣契悟實馬大師發之馬祖之教不亦弘與唯其有五宗是以其傳有五燈因其支分派別源流不絕則名之曰宗因其重明繼燄明明無盡則稱之曰燈其實一也此五宗之所由以大而五燈之所由以傳以續也在我後人寧可不知其所自耶若永嘉眞覺大師與南陽忠國師雖未暇叙其後嗣然其見諦穩實不謬爲六祖之宗明甚乃傳燈者即以已意抑而載之旁門何其謬之甚與余故首列而

弁出之

○○隱者說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為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若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艸悲歌寂而隱者有嬾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于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頹弃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遊物外心切救民如

隆遯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搏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肯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東方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眞無所不可者矣

〇三教歸儒說

儒道釋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

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為死矣唯志在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為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釋之所以異也然其期于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

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得攝位卽爲幸事益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爲生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與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亾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爲心也則亦不免仕大夫之家爲富貴所移爾矣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

至于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

古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論禁

○論交難

以上皆易離之交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道之交也夫既爲市矣而易可以交目之爲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道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疎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勸而後交始難耳況學聖

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如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遘也吾又以是觀之以身為市者自當有為市之貨固不得以聖人而為市井病身為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而為市井之貨也陽為聖人則

炎漢宗室既以爲幾位而誅之陰爲市井則是倚少年又以爲篡奪而執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曰四首于井里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于世當名何等也

強臣論

臣之強強于主之虜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啖矣欲即欲而啖即啖可也曰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于強也頗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欲于讒李懷光唯不得已于強也

卒以入進王室之難而遂反于讒背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王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王之所為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登少一匡之勲歟設遇龍殉則三傑矣奈之何詆辟圖寵者專用一切附己之人口專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于奸賊也敦之咎王導自不聽吾言幾致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邪耳非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力協為嫌

心而欲滅王氏何邪晉孝武亦幼沖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苻融而降苻朗也既幸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于讒賊之口也謝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于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亡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能自強而甘岌岌以亡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

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以庸君也

○○○譎奸論

譎莫譎于魏武奸莫奸于司馬宣王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所心腹之人不吝假睚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領下之珠不必遭其睚也故曹公之奸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即反噬于司馬司馬之嚙曹也亦可謂無遺階矣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噬食于犬羊之羣青衣行酒徒跣執盖身爲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厥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烈令人

反袂掩面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譎之無益奸之受禍也故作譎奸論以垂鑒焉

李氏續焚書卷之二終